

独家报道

陈慧芸 摄影：许鸣祥

“冬天已到尽头，真是好的消息，温暖的春风，就要吹醒大地……”耳熟能详的新年曲，从吉隆坡谐关帝庙传来，此曲不再仅局限于中华子弟，如今连华人圈以外的友族同胞，也能朗朗唱诵。

雪隆广肇会馆的关帝庙是吉隆坡游览地标之一，拥有129年历史，最为人津津乐道，莫过于庙里的铜香炉，一对铜花瓶和一大关刀，分别刻有“光绪十四年”字样，见证了该庙百年“与隆同在”的史实。

除了关帝庙，该后座有两层楼舍，于1927年开办广肇义学，为吉隆坡不少人毕业于英校者提供中文教学，基于环境转变多次搬迁，于1974年才迁进该庙后座，持续文化传承的重任。

友族赶搭中文热潮

广肇义学 传承文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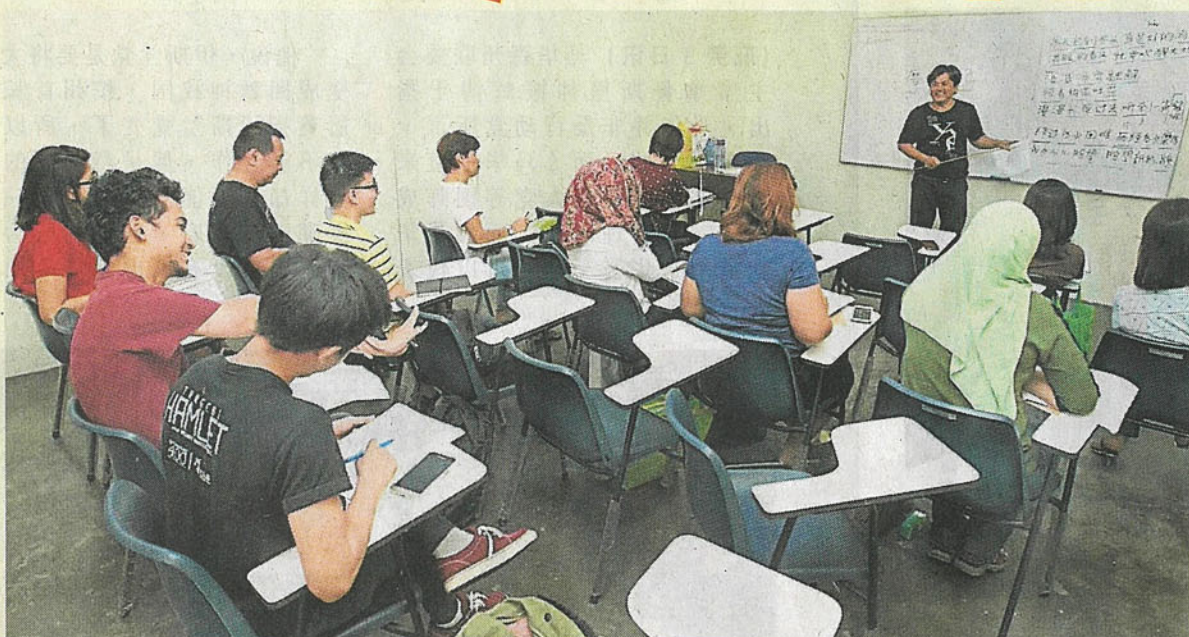
广肇义学历久不衰至今已90年，纷纷到来学习华文者不再只是英校教育背景的人士，就连友族同胞也赶上学习中文的热潮。

成人汉语拼音班的一众学员群有男女老少，有华裔、印裔也有巫裔学员，当中不乏为日后为搭上马中共建亚洲世纪的列车，前来学习简单的语文对话。

反复读生字

配合农历新年，义学导师覃世强正要教导众学员如何唱好一首《恭喜恭喜》贺年曲。

此曲歌词只有197字，但对友族而言无一熟悉，只能凭借着语文老师教导的发音，把看不懂的中文方块堆砌成



词、读成句型、念念有词之后，才开始哼唱，逐一把

曲中的生字，学了一遍又一遍。

覃世强把贺年曲之中78个生字，逐一给学员讲解一遍。

冯国鏊：仅存义学

义学组主任冯国鏊说，广肇义学于1927年在苏丹街积善堂楼上开办，当时有153学生，5位教职员，由于学生人数在短期内激增，曾借用尊孔学校下午班课室，后期也经历数次搬迁。

除了1942年至1946因日战停办，以州立学校的课室复办广肇义学，不到10年内学生人数达到540人，教师有8人。

广肇义学后期于1974年，从谐街（即雪隆广肇大厦现址）迁入关帝庙后座两层楼舍，当时的原址建为现在的雪隆广肇大厦。

由于广肇义学1986年后的资料遗缺，以1956年及之前的仅有的记录，最高毕业人数于1928年有45人，同年学生人数有183人，教师有5人。

创设已有87年的广肇义学，为柏屏义校及运怀义学之后，仅存的义学，如今位于善信称为关帝庙的雪隆广肇会馆。

目前开设4班成年班，由导师冯增鸾与覃世强教导，学生不分种族与年龄，每月上四堂课，每堂课收费10令吉，至今一班15位学员，有5至6位是友族学生。



义学因后期教育制度改变逐年收生人数下滑，学员缴付学费与购买课本的贩卖部早已步入历史。



关帝庙古色古香的建筑深获游客喜爱，内外香火鼎盛。



谙福建话略懂潮州话 再敦冀与华裔无隔阂

广肇义学班众学员中，有一位方言通的女马来友族同胞再敦（55岁），谙福建话也略懂潮州话。

再敦是槟城人，她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多年前离乡，来到吉隆坡城市当起了导游，常带游客走览隆市古迹。

“谐街关帝庙是游客必到的观光景点，因此这座古庙我算是走巡了多遍，在多次带团走访后，发现这里有开办中文班。”

这让她想起她离乡背井后，一直有想要学习中文的心愿。

“多语言融合的社群，能

让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亲切关系，好比在槟城，无论是哪个族群，绝大部分的人都彼此以福建话交谈，我爸爸也谙潮州话，我们彼此没有隔阂，惟说华语让我觉得非常困难。”

简单华语引同事注意

她说，自己只会最简单的中文词，在担任导游期间，有不少从事相同职业的华裔同事，她非常希望通过言上与他们靠得更近。

“在同事面前，我用学到的有限华文说‘我不会讲华语’，马上引来了同事有趣的注意，他们对我的发音总是称赞有加，但交谈内容，我还是融合不来。”

她笑言，她早前在吉隆坡十五碑学了约16小时的华文，但要完成作业，则难度相当大，得知关帝庙有开办中文义学，便非常高兴的前来上课，并赶在农历新年前，学会一首贺年歌。



本报关于广肇义学报道。



仅存的广肇义学，不乏友族成年学生前来学习中文。